

党旗飘飘,军旗猎猎。“八一”这一天,让我们这些曾经当过兵的人,都会想念那绿色的军营。

从微信群里刷到了在我认识的战友中,缪秋萍、陈金生等5位战友获得“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我向战友祝贺,我为战友自豪!

在中国解放军建军史上,应该有“中国人民解放军723野战医院”的编制序列,它的前身为华东军区第十七野战医院,创建于1950年12月。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723野战医院是在1963年6月。

我穿上军装是1970年12月,新兵团训练结束就到723野战医院报到,此时723野战医院因为配属空军执行任务移驻江西省泰和县三都镇。在那里,我认识了老兵缪秋萍,昵称“猫”。

难忘青葱战友情

□ 顾海鹰

缪秋萍1969年参加工作,1970年入党。曾任福州军区174医院护士长、厦门建行中山分理处、人事教育部、企业文化部经理。她与基层工会保持密切联系,积极投身分行改革发展。18岁即入党的她,是永葆理想信念的指南针,更是那一抹最鲜丽的红。

“猫”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善良、聪明能干、美丽大方、能歌善舞,一点都没有老兵的架子,我和她成了好朋友。我们俩可以算是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的骨干。我和她曾经搭乘空军兵哥哥的军用大卡车,到泰和县剧团学习舞蹈,然后当天徒步返回营区。

美丽的“猫”不仅我喜欢,还有男兵喜欢。此喜欢非彼喜欢哈!那时,我们排练节目,到部队和驻地演出,为我们拍照的是政治处宣传干事陈金生。有时遇到休息日,我会接到“猫”的邀请:“陈干事要给我们拍照,一起去吧!”应邀的女兵们当然乐意啦!

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我猜想:当年我们这些女兵是不是“电灯泡”呢?不过,还是要真心感谢陈金生干事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哦。

如今,我们很多战友都已转业,但是,脱下军装我们还是一个兵!解放军大熔炉铸就了我们,我们用热血和青春保卫的祖国如今繁荣昌盛迈进了新时代。

集合!立正,稍息,整理服装。

面向党旗,面向军旗:半边向左转,敬礼!

炮训

□ 马蒋荣

1969年国庆节,我想报名参加能扛枪打炮的基干民兵,以弥补自己一年多前体检不合格没能参军的遗憾。领导当时没表态,不料节后上班,他就通知我已被批准为厂里刚组建的基干民兵五七高炮连战士。

不久,厂高炮连的近百人,由三辆卡车拉到奉贤海边,驻扎在军用帐篷里,和全市其他工业系统高炮连一起组成高炮民兵师,参加当年度的军训和实弹射击。

第一次见到这个奉贤炮训基地,感觉特别震撼,海滩边一望无际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无数门高射炮,所有的炮管都呈60度角直指海外苍穹。

为期半个月的炮训非常艰苦,每个炮连共有八个炮班,我班炮班长是车间支部委员孙振国。

孙班长分配我担任负责高炮方位角和打目标机的一炮手。我知道这一炮手的岗位特别重要,整个炮班最后是否能打中敌机,一炮手精确跟踪瞄准踏火是关键。

为此,我训练特别认真刻苦,练就双手把握方位角转盘、瞄准、踏火都能在口令发出的瞬间准确无误到位,每次考核都是优。

在实弹射击前,各门高射炮的炮筒前端接近炮口处,都先后用专门的机械构件固定了一挺轻机枪,弹夹里装有20发子弹,称为枪膛炮实弹射击。通过三次枪膛炮的实弹射击打气球靶,成绩都优秀了,才能被批准用四发五七高炮炮弹打歼-5战斗机千米外拖曳的靶机。

实弹射击那天,当五炮手把四发真炮弹压进弹仓前,我和负责高低角二炮手的瞄准镜一侧教练观察点都各由一名解放军战士把关,他们可以随时停止我们误瞄目标和踏火。

随着歼-5战斗机拖曳靶机到达预定的距离和方位,班长挥舞小红旗高声发出了“打”的口令,我则瞄准拖靶踏火,四发连射的炮弹在震耳欲聋声中飞向目标。我们连八个班实弹射击成绩五优三良,圆满完成了炮训和实弹射击任务。

后来,我又参加过两年度的高炮实弹射击,先后共踏火击发了19发五七高炮实弹,成绩都是优。1973年我还参演了在陆家嘴黄浦江边一块空地上由中央电影纪录片厂来摄制的一部反映全民皆兵高炮民兵训练的纪录片。近一个月里几名解放军教官一直负责训练我们炮连。不过那时我已经从一炮手“改行”为五炮手了。

现在,我已是古稀老人了,但50年前参加基干民兵炮训和实弹射击的一幕幕还都历历在目。四次炮训,加起来也不到三个月时间,但却是我人生道路上一段特殊的经历,期间不仅让我学到了国防知识、解放军严明的组织纪律和作风,还磨练了意志,增强了身体素质。



百炼成钢(油画)

邓毅

魂牵梦绕的那一抹「橄榄绿」

□ 陈子君

岁月的长河缓缓而过。转眼间,日历又翻到了八月一日,尘封在记忆中的梦想被再次唤醒。虽没能穿上少女时期就仰慕的橄榄绿,但源自内心深处浓郁的军人情结,终将伴随一生。——题记

五岁那年,爸爸骑着自行车带着妈妈和我到50里外的奶奶家帮助收秋,途经一条没有桥的小河,爸爸一边扛着自行车;一手搀着妈妈淌水过河,我惶恐地望着川流的河水,等着爸爸快点过来接我过河。

这时,一位穿着军装高大威武的解放军来到我眼前,背起我朝小河对岸走去。

我趴在解放军叔叔的背上,偷偷地打量他,发现镶嵌红五星军帽下的那张微微黝黑的脸,被鲜艳的红领巾映照得非常好看。很快我又被放在爸爸的自行车上,目送解放军叔叔骑着自行车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那鲜艳夺目的红领

章和红五星,却像胶片一样定格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心中种下了一颗“长大后去当兵”的种子。

少年的时光在奔跑中一闪而过。转眼间,我长到了15岁,出落得亭亭玉立的我总算熬到了可以当兵的年龄。

征兵季节到了,我死缠烂磨,两顿绝食,再加上一条沾满鼻涕泪水的手帕,终于拿到了家里的户口簿,兴高采烈跑到县武装部报上了名,尽管知道当时全县仅有一个女兵名额。

体检那天,我早早来到指定的医院。在医院大门口,我装作若无其事地细细打量周围和我一样手拿体检表兴奋不已的女孩,心中涌起的自信使我不由自主挺直了腰竿,两条骄傲的羊角辫欢快地摇来摇去,就差要翘起来。

体检时,望着面无表情医生,我拿出浑身解数“叔叔、阿姨”不时而得体地叫着,套着近乎。

“这丫头真可爱”,从医生难得露出的笑容和赞许的目光中,我想象自己有望成为征兵队伍中那唯一的幸运儿。

此后,我每天放学都去武装部打听。终于有一天,值班室老伯伯悄悄告诉

我:“快去吧,录取名单贴出来了,这次可是真的噢!”是的,我看到了武装部西墙上张贴的红色布告,急忙快步走上前仔细查找,一遍又一遍。我的名字好像与我捉迷藏,迟迟跳不出来。

我又重新默念一行又一行陌生的名字,方才发现公布的全是男生。我急忙跑到征兵办公室询问,当听到女兵录取通知书已经被别人领走的时候,我当场哭了。

事后,我听说被送走的女兵是县长的女儿。

欢送新兵那天,大约凌晨4点,大街上敲锣打鼓。我把自己深深地埋在被子里,用牙使劲地咬被褥角,泪如泉涌。

边哭边还想象着新兵该集中了吧,他们该离开武装部踏上征程了吧,因为锣鼓声越来越遥远了。

第二天,等到红肿的双眼渐渐消退,我跑到县城最大的一家照相馆,穿上军人服饰拍了一张女兵照。

进入高中,学习随之紧张起来,虽然没有“囊萤映雪”的艰苦,但随着段考、期考、模拟考,使我不得不把当兵的梦想搁在了一边,直到大学毕业。当同学们开始相互谈论毕业后的理想,我方才想起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想念“橄榄绿”了。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当兵的梦想一直伴随我成长。每当在大街上看到飒爽英姿的女兵,我的目光总会不由自主地追随她们。那闪闪发光的徽章,总会令我想起记忆中的那一对红领巾,心中油然而出的不仅仅是羡慕和酸楚,更多的是对她们,对“橄榄绿”的那份崇敬之情。

当然,或许还有一丝,对于自己青春花季的怀恋……

桂花苑

刊头书法 朱健



军魂 戎马生涯(篆刻)



沈爱良